

羅素講演錄之二

伏羅筆記

經濟狀況與政治思想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馬克斯經濟學說

共 學 社 叢 書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是書爲德國馬克
斯派學者柯祖基
所著經陳溥賢君
譯成漢文內分三
編第一編論商品
之本質貨幣及貨
幣之資本化第二
編論剩餘價值爲
馬氏學說之中心
點第三編論工錢
與資本所得馬氏
學說轟動全球讀
此可得其大旨

———九角一———

(1173)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PRESENTED
to the
LIBRARY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By

Pres. C. J. Lin

June 12, 1938

經濟狀況與政治思想

——一個『社會改造原理』的引子——

勃拉克女士講演 伏廬筆記

勃拉克女士自己說這次講演，可以「爲將來聽羅素先生的『社會改造原理』的人做一個預備」，所以便也把他列入本刊的正文。（世英）

(一)

諸君：我這個講演恐不免有太簡單粗淺的地方，要請諸君原諒。我的目的，是要用歷史的觀察（Historical survey），說明歐洲自古相沿下來的政治思想，爲將來聽羅素先生的『社會改造原理』的人做一個預備。諸君先研究了這個，將來再聽羅素先生的講演，一定可以明白了解。

這個講演中大致是歐洲的政治思想史，尤注重於社會思想史，說明政治社會的思想何以能受經濟的和知識的影響。諸君知道：有許多思想，當初

只是文人的或宗教上的空想，與實用無甚關係。這種新思想的起源，尤其是知識階級和學生階級的人隨便想出來說出來的居多，至於如何著手去做，如農業，製造，運輸，裝製自來水等等實行的方面，他們就都不願了。結果他們雖然有很好看的理論，只因沒有實際上的充分的知識，所以不知採用那一種方法使這些理論可以實現。

許多社會改造家，要想實現他們的理想，只因經濟上知識的缺乏，往往遭逢失敗。倘他們能先於經濟狀況有所研究，必可免掉許多錯誤；說到這裏，我們不得不推崇馬克思了；他是社會主義的鼻祖，關於經濟的狀況，研究得很為深切，而在今日尤受人的特別崇拜（雖然將來我們必能看見他將受人批評的）。他對於當時的政治思想，受經濟狀況的影響的，都仔細切實的研究過一下，例如工人的生活，做工的方法等，都是他研究的材料。有的人雖然思想很敏捷，自以為他的理想即刻可以實現，不知經濟的狀況還沒

有成熟，他還沒有做過一番科學的細心的考查，是沒有不失敗的。所以這種經濟狀況的研究很為重要。

講理想社會的，自有文明以來，自有人類羣居以來，不知有多少人，古希臘時代的柏拉圖就是一個最早的咧；他設想出一個理想國來；但是他的理想國，因為他的時代的經濟狀況不能給人人以閒暇的機會，所以建築在奴隸制度的上面，使奴隸們去做一切必需工作。現在可不同了；近世的社會中，倘有某一階級為某一階級所壓服的，便不是我們理想中的社會。我們理想中的社會是人人能享受精神上的高尚的生活的；因為今日科學已發達到這個地步，可以省却許多工人的苦工了；這便是理想中的高尚的普遍的社會。

再舉個例子，如共產主義，二千年前的耶穌基督早已主張了；他的弟子也早已信奉了；他們對於一切生產的確不分彼此，互相和睦度日，可是後來漸漸

的不能支持，教中人對於現世生活日就冷淡，而對於來世的快樂更加希望。共產制度也就瓦解了。這因為當時的經濟狀況，還不配實行共產主義；這部分與那部分的人交通不便，關係甚微。沒有互相依靠互相幫助的必要；雖有宗教的和道德的勸導，但是經濟狀況沒有成熟，這一點勸導的力量也是沒有用的。所以終於失敗了。我想，要使社會有實在的進步，必須在知識上用功夫。知識怎樣使他進步呢，就是科學昌明。使人人都懂得其中的意義，例如科學發明地球是圓的，證據具在，無人可以懷疑的了。所以惟有從知識發生出來的影響是永久的。否則原始基督教在派律斯探所行的共產制度，何以到今日近二千年了，還不能實現呢？但是據我看來，歐洲美洲的實行共產主義的時期已經到了，因為他們已經懂得不是道德上人類應該這樣生活，而是科學真理上人類有進步和互助的必要了。

在中國，我想這個時期還沒有到，本講演的末了幾次便想解說所以還沒

有到的道理，但我希望他一定會到的。我這個講演的目的，並不想得到一個關於近世事業的結論，只是想做一番歷史的考查。在我的考查中，我想勸告諸君怎樣研究近世的制度和問題，一方面用科學的分析的方法，一方面又根據於我自己的理想社會的情形。我想諸君對於我的理想社會必定能表同情，就是有不表同情的，待我一加解說，一定也很明白了。

我理想中的社會，第一件就是要使每個男人和女人都能供獻他的或伊的一份工作，使社會進步，而其代價就是獲得政治上的和社會上的自由。人都在做而且都做他的一份必要的工作，並且享有工作所得的一個等份的權利。工人的工作不是爲別人做的，是爲自己做的；自己盡他的一分義務，使社會愈加富裕，人人都有閒暇，可以享高尚的生活，如科學，文學，音樂，繪畫，美術，跳舞，交際等等，但也不必偷惰，而自有正當的生趣。

我見現今社會的許多奢侈與偷惰，覺得發生一種新的清教徒的思想

(Puritanism)，所謂新的，就是並不根據於道德的知識或宗教的信仰的。清教徒是十七世紀一種很狹窄的教派，反對一切現世的娛樂，專修來世的幸福。我並不贊成他們的主張；我相信人生應該求快樂的，音樂美術我固然不反對，就是烟酒我也不反對；我所反對的是富人和懶漢的這種行為。我並不是以道德不道德的態度反對他們，只以科學的態度反對他們。有他們這種壞的行為存在，其影響所及，便是不能有好的社會出現。

我不是說貧窮節欲是好的；人生應該要富裕，要快樂的；但富裕與快樂，須準著科學的公理，大家都有一份；因為壓制別一階級的人而能使這一階級的人得到富裕與快樂，這是我極端主張改革的。社會怎樣可以改革呢？據我看來，只有兩條路，都是關係於科學的進步的。

(二) 增加物質的出產品。因為科學的進步，人類格外可以利用自然，使出產增多，人人都能享用。

(二) 提高知識的程度。因為科學的進步，人人有享受教育的機會，而新制度的推行也格外容易。

因物質文明之發達而社會的生活提高，人人都有閒暇去求高深的知識，因而又反應於物質文明，使他愈加進步。歐洲十七世紀時科學的理論何等發達，但他究竟還是理論，並沒有想到今日那樣大的效用；有了今日的效用，理論又因而格外進步了，其所以進步的原因，除了上述的兩項以外，其純粹屬於理想的，實在微乎其微。就是由於第一項知識所發生的政治思想，其實也不甚多，平常所謂發生於知識者不過與物質方面的同時發生而已。

歐洲的歷史，我們常常把他分作三個時期：上古，中古，和近世。上古就是文明發生最早的幾個古國的時代，包含巴比倫，中國，希臘，羅馬；中古就是從羅馬滅亡至於文藝復興；近世就是從文藝復興到我們今日。近世又可以分作三個時期，從文藝復興到近世科學發明的時代是早近世；從科學發明

到工業革命，拿破崙戰爭為止，是中近世；從工業發達到今日是晚近世。晚近世以後，自現在推到將來，必可另分一個新的時期，因為據我的意見，歐戰終了，已有一個極新的時代正在開始了。

無論什麼時代，其思想政治，沒有不受經濟狀況的影響的，這些時代，就如游牧和農業的時代，商業發達的時代，和最近工業發達的時代。游牧時代居無定所，沒有什麼政治思想；農業可以使人們安居一處，首先給少數治人階級以閒暇的機會；他們得了閒暇，一方面可以幫助精神文明的進步。迨商業發達，交通便利，供給人以許多思想的材料。至於實業制度的時代，有了機器，人人都可以得到閒暇，享受精神生活的高尚的福利。這些話在惠爾斯(H. G. Wells)的大歷史裏都講得很明白，我這裏不過說個大概罷了。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體：無論那一個時代，其受前一時代的影響，比較經濟狀況的影響慢而且久。例如野蠻民族的宗教，總是些求神保佑他們多得

禽獸但這些宗教，到了農業時代經濟狀況改變了，還是依然存在；以後一代一代的都是如此，就是商業時代保守農業時代的思想，工業時代保守商業時代的思想，試看今日許多舊的思想都是商業時代影響下來的。

現在先看古代的文明。古代中國的文明，與巴比倫的文明，其物質方面與思想方面，很有許多相近的地方。西方的文明，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就如阿拉伯埃及，也在沙中掘得許多古代埋著的東西，比較的有一個連貫的知識。

古代文明的發源，可說是沿著大河的。埃及文明發源於尼羅河的流域，巴比倫文明則在幼發拉底斯，底格里斯二河的流域，中國文明則在黃河長江的流域。因為那時候有了河可以省却許多事，所以古代偉大的文明沒有不在大河沿岸的平原上開始的。

有大河的平原，不但富有物質文明，還有一件事很可注意的，就是，平原上

當初一定很有許多爭鬭，但因沒有高山阻隔，不能持久，於是許多部落互相連合起來，統屬於一個強者的底下，後來從事農業，成爲一個大文明國，所以文明都由於安寧的狀態發生的。

講到這些古代的文明，很有許多與今日中國情形相近的地方：作工多，休息少，工人一生在他人的手下，更沒有機會到別處去等都是。

這些工人本來沒有什麼行動的，即使行動了，別處也與他差不多，得不到什麼新思想，間或跑得太遠了，也許被人搶去或打死。所以農業時代大多數人總是躲在家裏，不敢出去。這個情形於思想上很有影響。農業時代以前，人心好戰，所以他們的宗教信仰，也是好戰的宗教信仰；思想習尚也都如此。到了農業時代，人心都愛和平，且有服從的性質，更壞的是一種迷信的宗教態度。他們交通既不方便，思想因而固定，見了秋收成熟，以爲是神賞賜的，便起崇拜；逢着荒年，以爲是神發怒了，便起詛謔，希冀再獲豐年。這

種下劣的宗教態度，與游牧時代之戰爭的宗教態度截然不同。

就說今日中國的農民，遇見年歲不好，也只知坐以待斃。視若當然，斷不想挽救的方法。這種態度並不是中國特有的，凡是古代農業時期的人們都是如此，他們都取一種被動的態度：

這種農業時期的人們中，雖有許多治人階級的有權者，其生活與一般人不是一樣，但其迷信的態度却是相同的。據研究歷史的結果，古代酋長的迷信，也不亞於普通人，某酋長自以為是玉米神的親戚，因為人們都靠玉米生活，他這樣一說，自然什麼人都敬畏他，用勞力來養活他，而他及有權的人連租稅都不用繳納。凡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專制君王，其起原都是如此；他們自以為與神接近，操年收豐歉之權，使農民不敢不敬畏他們。後來年代愈遠，迷信愈甚，遂至沿成暴君。

這便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起原。但經過這個階級，於人類文明進步，

也不可謂沒有微功。他們治人階級，得了閒暇，可以盡力於文明的事業。華美的綢緞，偉大的建築，以及一切重要的發明，他們因為有衆多的奴隸，所以容易舉辦。而他們束縛奴隸的器具，便是宗教；人人須服從宗教的規條，纔可得天神之保佑，否則他一震怒，收穫便受其影響了。最甚者則有以人爲犧牲以祀上帝，人民亦無可如何，這就是暴君壓制人民的手段。

總結起來，農業時代的思想是神祕的，政治是專制的，宗教是迷信的。

我剛才說過，這種專制的君主，我們不可不承認他對於文明的貢獻，幾個古文明國，都有很可贊賞的成績遺留下來，巴比倫的城，埃及的塔，你們中國的一切偉大的建築，大家都知道的；即在精神文明上，如文字，算學，天文，記載在書中的，遺留下來也很不少，這些都是從前治人階級的有閒暇的人們做的。但是這也很奇怪的，他們發明了這些東西，便幾千年的停住了，沒有進步。阿拉伯的神話上說：魚神阿亞姆來斯（Oannes）從阿拉伯海中出來，教

人們一切造成文明的事件而從此以後沒有什麼新的事件發明了。我想，我們要是也數千年沒有進步，將來關於發明實業文明的神話上，一定也會說，火神馬克斯從火山裏跳出來，教人們以文明必要的事件，而此後他們更不學什麼新的東西了。

平常總說思想是更新的，然則停止著沒有進步不是很詫異嗎？但是我想，進步只是偶然的，並不是常例。因為阻礙進步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有權的人不願意進步，無權的人沒有知識進步，於是大家都站着不動了。有權的人所以不願意進步，因為他們的地位已經穩固了；即使他們也在那裏研究，但這只是消閒，並不是有意求進步。進步對於他們是不利的，他們只想用宗教的迷信和儀式束縛奴隸，使雙方都沒有進步的機會。

他們對於學問，只看作茶餘酒後的談助，他們的問題，也只是囫圇的研究人怎麼樣，天怎麼樣，天與人的關係怎麼樣，並不知道用科學的方法去切實

研求，所以他們沒有機會碰見新思想。

古代的大國，大概沒有通商的事，往往都是獨立的，有了也只在國內。固然，也有許多國家受他國的侵略的，但是一則能侵入者究竟不多，二則新進來的文明，往往終為大國的舊文明所同化，跟着懶懶的停住了。例如中國，外國文明的侵入也有好幾次，如元朝和清朝等，但是你們都知道，他們情願丟了自己的文明來同化於你們大國的文明。巴比倫與埃及可不然，因為他們旁邊波斯的大國，所以他們的文明後來也同化於波斯了。他們的治人階級也正在懶洋洋的停着不肯進步，後來人家進來把他滅了。

中國的地勢與巴比倫埃及不同，與別的大國相離固遠，而本國國土，則三面環山，一面臨海，航海又不發達，故數千年來，不容易與外人交際，四周的小民族，都無力與他相抗，故都被他同化了。這樣與世界隔離，直到近代，纔有稍微接近的趨勢。這種情形，與思想的關係很大。所以歷來學者，其目光

一則只注重在人生一方面，二則因為交通不便，不能得到新的材料，所以講論做人的道理，也只是停住的，或是退步的，沒有向前進取的思想。我近來稍微研究了一點中國古代的學說，特將孔夫子的兩段話抄在這裏，諸君都知道的，一段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一段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看了這些話，便可以知道古來學說受了這些經濟狀況的影響，沒有進取思想。

這種文明的貢獻，就在他能把本來宗教方面的思想，移到人生方面道德方面來；諸君都知道，孔子的哲學是專重在人生方面和道德方面的。

我再總括起來，生活情形不同，發生的思想也因而不同，最初原始時代，無所謂宗教政治思想等等；有農業時代的生活情形，自有他的神祕的思想，專制的政治，迷信的宗教。到了商業時代，既有航海，一切便都不同了，這層下次再講。